

南懷瑾文化



洞山指月

南懷瑾 © 講述

緣頭。

D同學：他出去化緣，碰到甘贄，甘贄與他機鋒對答，他也是機鋒對答，反問甘贄：你有什麼病啊？甘贄也沒有回答，就拿了兩錠銀子給他，可見甘贄懂嘛。供養主拿了銀子回去，藥山當然責怪他了，那個居士可不是一般的施主，就還給他吧。

南師：也不是真還給他，都是機鋒，就是表示你的意思我們也知道。所以你將來住洞山，派人出去化緣碰到D同學，D同學說：哪裡來的啊？古道那裡來的。噢，古道？就給二十塊錢算了。不過你回去，恐怕山裡有人不接受。

古道師：D同學問那個人，古道還有力氣吃飯沒有？

師久不陞座。一日，院主白云：大眾久思和尚示誨。曰：打鐘著。時大眾才集定，便下座歸方丈。院主隨後問云：和尚許為大眾說話，為甚麼一言不措？師曰：經有經師，律有律師，爭怪得老僧？

古道師：藥山和尚很久沒有上堂說法了，有一天當家的和尚就跟藥山禪師說：大家都很盼望你開示。藥山說：那你去敲鐘吧。鐘一敲，大家剛剛集合到一起來，結果老和尚就下座回方丈去了。當家和尚隨後跟著去問：你為什麼一句不講就回來了呢？藥山禪師說：有專門講經的法師，也有專門講戒律的律師，你怪我作什麼？老和尚偷懶，他博通經律，裝作不懂。

南師：禪堂不是講經說法的地方，大家真修持的見地是什麼？等於我已經講過了，無言可說，那個才是佛法，戒律都在內。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結果哪有那麼多文章思想？有什麼話可講？揚眉瞬目，天天都在開示啊，這就是禪宗。

古道師：與藥山禪師比起來，我們的老師是辛苦多了，一講好幾個小時。關鍵我們都不是藥山的這些徒弟，要是碰到藥山的那些徒弟，老師也是不用講了。

D同學：經師、律師都不肯上堂，所以老師就全講了。

問：學人擬歸鄉時如何？師曰：汝父母徧身紅爛，臥在荊棘林中，汝歸何所？曰：恁麼則不歸去也。師曰：汝卻須歸去。汝若歸鄉，示汝個休糧方子。曰：便請。師曰：二時上堂，不得敲破一粒米。

古道師：有個人問他，學生準備回家去。

南師：你注意，他這樣講不是要回俗家去。萬緣放下，一念不生，回這個家去。藥山禪師說：你家裡的父母徧身都爛掉了，你雜念那麼多，還能回家穩坐嗎？那個和尚說：這樣我就不回家了。

古道師：藥山禪師回答：但是你應該回去。你如果回去，我告訴你一個斷糧的方法，就是辟穀的方法。他說：請師父告訴我。藥山禪師說：早上中午二時上堂吃飯，不要咬破一粒米。

南師：你看看天天吃飯，不咬破一粒米，你做得到嗎？

D 同學：就是說二六時中，都不散亂。

南師：這是禪宗，一涉思量，就統統不是了。

古道師：如果登先生就可以回答：我本來就不吃，咬破什麼米？然後轉身就回去了，老和尚一看沒有辦法。

南師：趙州和尚說：老僧二六時中，除二時粥飯，無別用心處。勉強可以解釋，講實際工夫，隨時隨地都在定慧中。

師與雲巖遊山，腰間刀響。巖問：甚麼物作聲？師抽刀驀口作斫勢。

南師：唐宋時和尚都有戒刀。我們在八九十年前，當兵身上掛一把短劍，叫軍人劍，戰場上如果真打不下去，自己抽劍自殺。為什麼有三武一宗之難？有些壞和尚拿戒刀來搶劫殺人，後來就把戒刀收了，衣服上只留個帶子。

古道師：藥山、雲巖師徒二人吃了飯遊山經行，走路時戒刀發出聲音，雲巖就問藥山禪師：什麼東西在響？

南師：他們倆個都知道是戒刀在響，明知故問：這是什麼聲音啊？

古道師：結果師父把刀抽出來，迎面做一個砍人的姿勢。

南師：兩個人好像開一個玩笑，就是要斷了妄念。

上堂。祖師祇教保護，若貪嗔起來，切須防禦，莫教振觸。是你欲知，枯木石頭，卻須擔荷，實無枝葉可得。雖然如此，更宜自看，不得絕卻言語。我今為汝說這個語，顯無語底，他那個本來，無耳目等貌。

古道師：藥山禪師上堂開示，祖師們只是讓我們好好保護自己的念頭，貪嗔癡這些念頭不是不起，但是要防護好，不要被這個貪嗔動搖了，是要防護，但是不要糾纏在一起。

南師：你想做到貪嗔癡慢都不起，心思死了，像一個枯木石頭，那是枯禪。你要做到一念不生，隨時任何善惡念都不起了，不但貪嗔癡慢，任何微細雜念都沒有，雖然如此，如果工夫做到這樣，這個裡頭還要看清楚，不要

認為這個是悟道；你要會講話，會動作，此心一點都沒有亂過，定慧雙修。我現在跟你講這些話，那個無言語可說，無文字可談。

古道師：今天講這些言語，讓你明白的那個是沒有相貌的，非耳目之所到。

南師：他講到這裡，有個和尚就出來問了。

時有僧問：云何有六趣？師曰：我此要輪，雖在其中，元來不染。問：不了身中煩惱時，如何？師曰：煩惱作何相狀？我且要你考看。更有一般底，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，多被經論惑，我不曾看經論策子。汝只為迷事走失，自家不定，所以便有生死心。未學得一言半句，一經一論，便說甚麼菩提涅槃，世攝不攝，若如是解，即是生死。若不彼此得失繫縛，便無生死。

南師：六道輪迴，我雖然在這個輪迴裡滾來滾去，但不會受染污，並不

是斷除六道輪迴，就在這裡面滾，要你認得這個。這一段講得多好，多重要啊。多少修持的道理，統統講透了。

D同學：身體覺受、心中的煩惱了不了，怎麼辦？空不了，斷不了。藥山禪師就說，你的煩惱什麼樣子，拿來我看。現在一般學佛修道的人，就是拿一本書，背一點奇言妙語，被經論迷惑了。你應該超越這些，不要被迷惑，我不會整天尋經摘句，考據論證，玩弄思想。你自己搞不清楚，迷惑了，所以心地不定，因此就有生死輪迴了。還沒有學得怎麼樣，就像古道師碰到一些人，剛學一兩個月，或者三五年，就開始討論菩提涅槃，沒有好好用功，基礎很淺，好高騖遠，腳不點地。如果是這樣，還是困在生死輪迴中；如果超越了這些，不被得失是非困住，那就有點希望，可以超越生死。

汝見律師，說甚麼尼薩耆突吉羅，最是生死本，雖然怎麼，窮生死且不可得。上至諸佛，下至螻蟻，盡有此長短、好惡、大小不同，若也不從外來，何處有閒漢掘地獄待你。你欲識地獄道，只今鑊湯煎煮者

是。欲識餓鬼道，即今多虛少實、不令人信者是。欲識畜生道，見今不識仁義、不辨親疎者是。豈須披毛戴角，斬割倒懸。欲識人天，即今清淨威儀，持瓶挈鉢者是。保任免隨諸趣，第一不得棄這個，這個不是易得。須向高高山頂立，深深海底行，此處行不易，方有少相應。如今出頭來，盡是多事人，覓個癡鈍人不可得。莫只記策子中言語，以為自己見知，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，此輩盡是闡提外道。此心直不中，切須審悉，恁麼道，猶是三界邊事。莫在衲衣下空過，到這裏更微細在，莫將謂等閒，須知珍重。

南師：你看藥山禪師批評了那麼多，現在更為嚴重，古今一樣，他講得很清楚，不是隨便罵人。

A同學：一般講戒律的人，動不動就說這樣犯了重罪了，藥山禪師說這就是生死的根本。

南師：一天到晚計較人我是非善惡，就困在戒律裡了。

A同學：雖然戒律守得好，想了脫生死，像這樣下去是不可能的。

南師：雖然把是非善惡分得很清楚，規規矩矩作人，但你想要了生死，是不可能的。

A同學：從諸佛到一切蠢動含靈，有長有短，有好有不好，有善有惡，有大有小，假如我們能從一念上，明白自心的這一念不離佛性，明了佛性不是從外面得來的，不著外面的現象。那這個地獄是誰挖的呢？哪有一個人那麼無聊去挖一個地獄等著你？天堂地獄都是自己造的。你了解地獄道是什麼樣？我們有時候一念嗔心，或是害人的心，像在燒油鍋中翻滾，這一念已經在地獄了。餓鬼道，就是作人愛吹牛，不踏實，多虛少實。畜生道，是作人不管仁義，不管自己的父母師長，像這樣的人，哪裡需要等到來生，現在這些行為就已經表現出來了。

南師：拿現在的話，起心動念，人的獸性發作，這就是現成的畜生道了。

A同學：「欲識人天」，就是外現威儀，內心清淨。「保任免隨諸

趣，第一不得棄這個。」你要認得心就是佛，當下這一念心，時時清淨，能夠隨時保持這樣，「須向高高山頂立，深深海底行」。

南師：「高高山頂立」，一念不生，忘我忘人。「深深海底行」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行為處處要小心，事無大小都是戒律。

A同學：必須這樣戒慎恐懼，如履薄冰，如臨深淵，這樣才有少許相應。現在投胎出世的人，都是多事之人，讓他閒著都閒不了，都是玩聰明，想要找一個踏踏實實、老實修行的人都很難。不要拿佛講的道理，當作自己的知見，以為自己懂了，生起傲慢心，背得一句兩句，以為自己已經做到了，看到別人不了解這些道理，就看不起人家，「此輩盡是闡提外道」，這些都是善根不具的外道中人。

直心是道場，念念在空靈中，必須要仔細省察自己，這樣還沒有跳出三界。穿著出家衣服，不要空過時光，到了這種境界，更要仔細用功。

南師：最後藥山很客氣，不要馬馬虎虎聽過去啊，大家保重。

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。臨示寂，叫曰：法堂倒，法堂倒。眾皆持柱撐之。師舉手曰：子不會我意。乃告寂。弟子奉全身，塔於院東隅。

古道師：藥山要走了，大叫：法堂倒了，法堂倒了！結果大家都拿著木頭去撐法堂，藥山說你們不明白我的意思，算了，走了。

第四講 雲巖曇晟禪師

《指月錄》卷十二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五日

內容提要

潭州雲巖

問僧

他日侍立次

道吾問

山又問

掃地次

一日山問

問僧甚處來

後到瀉山

師作草鞋次

師煎茶次

僧問

師問石霜

院主遊石室

住後僧問

裴大夫問

上堂示眾

會昌元年

潭州雲巖曇晟禪師，鍾陵建昌王氏子，少出家於石門，參百丈海禪師，二十年。因緣不契，後造藥山。山問：甚處來？曰：百丈來。山曰：百丈有何言句示徒？師曰：尋常道，我有一句子，百味具足。山曰：鹹則鹹味，淡則淡味，不鹹不淡是常味，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？師無對。山曰：爭奈目前生死何？師曰：目前無生死。山曰：在百丈多少時？師曰：二十年。山曰：二十年在百丈，俗氣也不除。

古道師：潭州就是現在的長沙，鍾陵建昌是在江西南昌。雲巖禪師很小的時候就在石門出家，石門是現在的湖南的石門縣，後來他參訪百丈禪師，在百丈那裡住了二十年，但是因緣不契，沒有開悟，雲巖就去參訪藥山禪師。藥山問他：你從哪裡來的？雲巖回答：從百丈禪師那裡來的。藥山禪師問：百丈用什麼話開示徒眾？雲巖回答：百丈禪師平常說：我有一句話，百味具足。藥山就問：鹹的是鹹味，淡的是淡味，不鹹不淡的就是家常味，那什麼是百味具足的句子呢？雲巖回答不上來。藥山禪師就說那你怎麼解決

這個生死問題啊？雲巖說目前沒有生死問題。藥山就問：你在百丈那裡待了多少年？雲巖說：待了二十年。藥山禪師說：你在百丈禪師那裡二十年，還不免俗氣。

南師：你們參禪注意這裡的問答，百丈禪師說：我有一句話，百味具足。這是一個話頭，吸引人的。雲巖搞不清楚，藥山一看就知道他還沒有開悟，進一步逼問：鹹則鹹味，淡則淡味，你說說看，怎麼一句話是百味具足？你到現在還弄不懂？然後又問：你參禪那麼久，生死大事怎麼樣了？人生最大事，莫過於生死問題。雲巖說：我目前沒有這個問題。換一句話說，他還不能徹底了脫生死的問題。藥山說你在百丈那裡住了二十年，還離不開俗氣，還是一個普通人啊。這個話就很嚴重了，你看《指月錄》不要被文字騙住了，你必須要回到現場，把自己當成雲巖禪師，雲巖一到藥山，就挨了藥山禪師的批評，出家跟隨明師參禪二十年，一點影子都沒有，還脫離不了俗氣。

他日侍立次。山又問：百丈更說甚麼法？師曰：有時道三句外省去，六句內會取。山曰：三千里外，且喜沒交涉。

古道師：昨天我琢磨半天，這三句是哪三句？六句也不知道是哪六句？

南師：你搞錯了，這三句六句不是固定的話，不要拿教下的句子比照，現在他不是講教理啊，是直接講工夫見地。你要向六根內反省自己，否則三千里外，毫無關係，幾十年白學佛了。

古道師：「師曰：有時道三句外省去，六句內會取。山曰：三千里外，且喜沒交涉。」藥山是不是笑百丈禪師？

南師：他不是笑百丈禪師，是說雲巖，你一點影子都沒有。

山又問：更說甚麼法？師曰：有時上堂，大眾立定，以拄杖一時趨散，復召大眾，眾回首。丈曰：是甚麼？山曰：何不早恁麼道，今日因子得見海兄。師於言下頓省，便禮拜。

南師：藥山禪師批評完了又問：百丈禪師平常還有什麼說法？雲巖說：百丈有時候上堂，大家才一站定，他拿著拐棍，去去去，統統回去！等到大家出去了以後，唉，你們怎麼走了？大家一回頭，百丈說：這個是什麼？換一句話，現在你們和我（南師）在講話，對不對？（眾答：是。）這個是什麼？是什麼在聽？百丈告訴大家上課了，傳法了，等大家站好，他又把大家趕跑了，下去下去！他很威嚴的，大家準備走了，唉，你們怎麼走了？大家回頭，他趁大家正回頭，又問：這個是什麼？

古道師：藥山禪師說：你怎麼早不這樣說呢？因為今天你說這個話，我算是認識了百丈懷海禪師了。結果雲巖禪師言下有省。

南師：有省不是大悟，這裡你要注意，雲巖懂了一點。你看看，百丈把大家趕走，他那個威風很大的，等大家要回頭走了，百丈又說你們怎麼走了？大家一回頭，「這是什麼？」當時有沒有人悟，不知道。藥山一聽就說：哎呀，你怎麼不早說呢？因為這一句，雲巖反而有省，懂了佛法了。這是什麼道理？學密宗的人注意，這是大秘密了。

一日山問：汝除在百丈，更到甚麼處來？師曰：曾到廣南來。曰：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，被州主移去，是否？師曰：非但州主，闔國人移亦不動。山又問：聞汝解弄師子，是否？師曰：是。曰：弄得幾出？師曰：弄得六出。曰：我亦弄得。師曰：和尚弄得幾出？曰：我弄得一出。師曰：一即六，六即一。

古道師：有一天，藥山又問雲巖：你除了到過百丈禪師那裡，還去過哪裡？雲巖說：曾經到過廣州。藥山說：聽說廣東城門外有塊石頭，被州官移走了，是不是啊？雲巖說：別說州官了，就是全國的人去移都移不動啊。

南師：藥山聽他這樣說，就又問了：聽說你很會玩獅子？手裡拿個球舞獅。雲巖說：是，沒有出家以前會玩。藥山問：你每次玩幾齣戲啊？雲巖說：我玩六齣戲。藥山禪師說：我也會玩。雲巖說：師父，你玩幾齣？藥山說：我玩一齣。雲巖說：一齣就是六齣，六齣就是一齣。他們兩個不是講笑話，是藉這些話測驗工夫與見地。你除了百丈那裡以外還到過哪裡？還去過

廣州。藥山說，聽說廣州城外有塊石頭，被州官搬走了，當然有這個故事，藥山問這個幹什麼？那個如如不動的，誰也拿不動，這是因為雲巖自從上次有省以後，他隨時都在定中。那麼你看藥山的教育方法，就接著講別的，聽說你以前會舞獅子？他說會啊。藥山禪師曉得這個時候他的工夫有一點到了，有一點像樣了，就說我也會玩，你會六下，我會一下。雲巖說六就是一，一就是六，六識就是一念，一念就是六識，都沒有妨礙。

後到滄山。滄問：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，是否？師曰：是。曰：長弄有置時？師曰：要弄即弄，要置即置。曰：置時師子在甚麼處？師曰：置也置也。

南師：這時雲巖稍有成就了，有一天去滄山那裡參學，他與藥山的對話已經傳出去了，所以滄山就問雲巖：聽說你在藥山玩獅子，有這個事嗎？他說有這個事。滄山又問：你常常玩獅子，什麼時候放下啊？雲巖說要玩就

玩，要放下就放下，提得起放得下，念念皆空就入定了。鴻山又問：放下時放到哪裡？雲巖說：放下了，放下了。

師煎茶次。道吾問：煎與阿誰？師曰：有一人要。曰：何不教伊自煎？師曰：幸有某甲在。

古道師：有一天，雲巖禪師在煎茶，師兄道吾問他：你煎茶給誰喝呢？雲巖說：有人要喝。道吾接著問：那為什麼不讓他自己煎呢？雲巖說：幸好有我在。

南師：作人做事要有我，修行的時候放下是無我。

師問石霜：甚麼處來？曰：瀉山來。師曰：在彼中得多少時？曰：粗經冬夏。師曰：若恁麼即成山長也。曰：雖在彼中卻不知。師曰：他家亦非知非識。石霜無對。

古道師：雲巖問石霜：從哪裡來？石霜說：從滄山來的。雲巖問：在那裡多長時間了？石霜說：大概待了一年。雲巖說：那你已經是長老了吧。石霜說：我雖然在那裡待了一年，但是還沒有明白。雲巖說：他家別處也不明白。石霜就回答不上來了。

住後。僧問：二十年在百丈巾瓶，為甚麼心燈不續？師曰：頭上寶華冠。曰：意旨如何？師曰：大唐天子及冥王。

南師：住後，等於雲巖悟道以後開始住山了，開堂說法了。

古道師：有一天，一個僧人問雲巖禪師：你在百丈禪師那裡二十年，為什麼沒有明心見性呢？雲巖說：你這是頭上安頭的話，本來具足，還續個什麼？

南師：頭上寶華冠，每個人本來就有的，戴在頭上就看不見了。

古道師：這個和尚還不明白，到底是什麼意思呢？

南師：那是大唐天子與冥王。

上堂示眾曰：有個人家兒子，問著無有道不得底。洞山出問曰：他屋裏有多少典籍？師曰：一字也無。曰：爭得恁麼多知？師曰：日夜不曾眠。山曰：問一段事還得否？師曰：道得卻不道。

古道師：雲巖禪師有一天上堂開示：有一個人家的孩子，你問他，他什麼都知道，沒有回答不上來的。洞山就問：他屋裡到底藏了多少書啊？雲巖說：一本都沒有。洞山說：那他怎麼知道那麼多知識？雲巖說：他黑夜白天都不睡覺的。洞山又問：那問他一件事可以嗎？雲巖說：可以啊，但是不能告訴你。我們的本心自性，靈明不昧，實際上從來沒有休息，二六時中，恒時如此，不論天堂地獄，永遠是那麼樣，只是認得不識得，要靠每個人自己悟透，說給你的還不是。

南師：還有一段公案，有一個人讀了很多書，無所不知，有一天他問師

父：禪宗講明心見性，心就是佛，這個心具備一切戒定慧，神通具足，智慧圓滿，這個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師父說：你問得好，你讀書破萬卷了？你的心不過拳頭這麼大，萬卷書怎麼放得進來啊？這個讀書人聽了就開悟了。

問僧：甚處來？曰：添香來。師曰：還見佛否？曰：見。師曰：甚麼處見？曰：下界見。師曰：古佛古佛。

古道師：一天，雲巖問一位僧人：從哪裡來？他說：剛上完香過來。雲巖問：那你見到佛沒有？他說：見了。雲巖又問：在哪裡見到的？他說：在下面見的。雲巖就說：「古佛古佛。」佛性徧一切處，無處不在。

道吾問：大悲千手眼，那個是正眼？師曰：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头。吾曰：我會也。師曰：作麼生會？吾曰：徧身是手眼。師曰：道也太煞道，祇道得八成。吾曰：師兄作麼生？師曰：通身是手眼。

古道師：道吾問雲巖：大殿裡的千手千眼菩薩，每隻手上都有一個眼睛，並且眉毛中間還有一個眼睛，不知道哪個是正眼？雲巖說：就像一個人在夜裡沒有燈光，背著手摸枕頭一樣。然後道吾說：我明白了。雲巖就說：你明白了什麼？道吾說：「徧身都是手眼。」雲巖說：你雖然說得好，還只明白了八成。道吾說：那師兄你怎麼解釋？雲巖說：「通身是手眼。」

掃地次。道吾曰：太區區生。師曰：須知有不區區者。吾曰：恁麼則有第二月也。師豎起掃帚曰：是第幾月？吾便行。

古道師：有一天，師兄弟們在掃院子。道吾說：原來這個事也沒那麼複雜，也就是這個樣子。雲巖就說：你要知道有一個不一般的。道吾說：師兄這樣講的話，那就有第二個月亮了？雲巖禪師就把掃帚立起來，問：這是第幾月？道吾不理掉頭就走了。道吾也不上當，沒看到一樣，全體即是，管你第二個月不第二個月，他走了，對自己還是自肯的。不知道這麼理解對不對？

南師：對，對。

問僧：甚處來？曰：石上語話來。師曰：石還點頭也無？僧無對。
師自代曰：未語話時卻點頭。

古道師：這個比較麻煩。

南師：這一段可以跳過去，再參究參究。

師作草鞋次，洞山近前曰：乞師眼睛得麼？師曰：汝底與阿誰去也？曰：良价無。師曰：設有，汝向甚麼處著？山無語。師曰：乞眼睛底是眼否？山曰：非眼。師便喝出。

古道師：有一天，雲巖禪師正在編草鞋，洞山禪師過來跟師父說：能不能把老師的眼睛借給我？雲巖說：你的眼睛給誰了？洞山說：我沒眼睛。雲

巖說：假設你有眼睛，你放在哪裡？洞山不講話了。雲巖又說：你向我要眼睛的那個是眼睛嗎？洞山說：不是眼睛。雲巖就把他喝出去了。

僧問：一念瞥起，便落魔界時如何？師曰：汝因甚麼卻從佛界來？僧無對。師曰：會麼？曰：不會。師曰：莫道體不得，設使體得，也祇是左之右之。

古道師：有一個和尚問雲巖禪師：如果一念妄想起來，就會落到魔界，該怎麼辦？雲巖說：那你為什麼從佛界下來？本來一念清淨，你來魔界作什麼？那個和尚答不出來。雲巖又問：明白了嗎？他說：不明白。雲巖禪師說：別說你沒有明白，就算明白，也是馬馬虎虎的。

院主遊石室回。師問：汝去入到石室裏許，為祇恁麼便回？主無對。洞山代曰：彼中已有人占了也。師曰：汝更去作甚麼？山曰：不可

人情斷絕去也。

古道師：有一天，當家和尚去遊石室，可能離雲巖這邊不遠，那裡有石室禪師的道場。雲巖禪師就問他：你去到那邊，沒去多遠，怎麼這樣就回來了？這個院主無法回答。洞山良价禪師就出來代為回答：那邊已經有人佔了，所以回來了。雲巖就說：那你還去幹什麼？「山曰：不可人情斷絕去也。」

南師：有人也要看一看嘛，不要斷絕了人情。

裴大夫問僧：供養佛，佛還喫否？僧曰：如大夫祭家神。大夫舉似師。師曰：有幾般飯食，但一時下來。師卻問神山：一時下來後，作麼生？神山曰：合取鉢盂。師然之。

南師：裴休，唐代的名相，圭峰宗密大師的弟子，把兒子也送去出家

了。

古道師：裴宰相問一個僧人：你們這樣供養佛，佛吃不吃啊？僧人說：就像你們在家裡祭灶神，也是一個道理。裴休就把這件事給雲巖禪師講了，結果雲巖禪師對裴休說：那裡有多少吃的東西啊，一下全拿來吧。然後雲巖又問另一個人神山：那些飯現在都送來以後，我們該怎麼辦？神山說：那正好拿碗去。雲巖禪師就說：對了，對了。

會昌元年，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，命澡身竟，喚主事令備齋，來日有上座發去。至二十七夜歸寂。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。瘞於石塔。

古道師：唐武宗會昌元年，雲巖禪師臨去世前，微微示現了一點不舒服，洗完澡，讓人準備供養大眾，說明天有個老前輩要走了。到第二天晚上他就走了，茶毗得舍利一千多顆。